

反观九一一事件： 对美国反恐战略的解读（上）*

马丽蓉

内容提要 五年多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出于能源、地缘与文化的再三考量，美国抓住九一一事件乘势将“绿祸”锁定为“假想敌”，它暗合了白宫借反恐谋霸的现实需求：布什政府将报九一一事件之仇的军事行动定性为“全世界的战斗”，甚至“文明社会的战斗”，进而以“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来划分世界，希望各国的态度是“打击一个国家就是打击全体”，借此“把整个世界团结起来”。为配合布什政府的这一反恐战略，美国传媒则以发掘九一一事件的世界性意义、渲染“改变一切”的新闻议题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精心营构了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舆论。

关键词 九一一事件 美国 反恐战略

作者简介 马丽蓉，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上海 200083）。

—

在九一一事件前夕，西方各大媒体主要关注下列热点问题，显出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一）西方传媒格外关注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的政治处境

题为《鲍威尔走中间道路》一文认为，鲍威尔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奉行一条中间主义的道路，尽管他明确表达了美国在无数问题上的政策，但他仍然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远见卓识者。^①而《拉姆斯菲尔德可能触礁》一文却认为：“公开失误加上国会的控制和内部分歧使观察家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拉姆斯菲尔德会很快离开五角大楼。”尽管鲍威尔因所奉行的“中间道路”而赢得民众首肯，但尚未显出基辛格般的雄才大略。^②而基辛格在接受独家采访时也明确认为“我们不再有任何敌人了。”“我们面前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处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考验是：我们能否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即我们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但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坚持要处于主宰地位。（否则）我们将会因为将外交政策变成一系列国内问题而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花费我们更多的精力”。^③基辛格的这些表白多少也反映出白宫政要的共同心声，即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的事实和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对巴以和平进程所持的旁观与漠视的立场。再加上在《京都议定书》、导弹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年度一般课题“中东问题研究中的经典解读”成果之一。

① 参见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1 年 8 月 26 日。

② 参见 [英国]《外事报道》，2001 年 8 月 23 日。

③ [美国]克劳迪娅·德赖弗斯于 2001 年 8 月 29 日对亨利·基辛格的独家采访，“NewMax.com”网站。

防御计划等问题上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已程度不同地影响到“美国形象”。而通过树立“假想敌”来转移民众注意力、且回避国内矛盾便成为美国霸权政治的一种现实选择。出于对地缘与能源的再三考量,美国更倾向于选择“绿祸”,九一一事件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白宫的此种谋霸选择,也为拉姆斯菲尔德的去留做了某种暗示。可见,对这两位白宫政要的特别关注,透露出美国政坛“鸽派”与“鹰派”进行政治较量、将影响布什政府制定相应的内外政策、进而左右世界新格局的重要讯息。

(二) 西方传媒察觉到了基地组织的新动向,俄罗斯、以色列欲联手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

2001年9月5日《卫报》刊登《本·拉登的外国军团支持强硬派扩张》一文指出,阿拉伯雇佣兵在阿富汗塔利班运动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本·拉登与隐居的塔利班领袖奥马尔关系日益密切。塔利班便拒绝将本·拉登交给美国审判,任凭联合国为此对塔利班实施了两年的制裁。次日,另一篇文章则予以回应:“俄罗斯过去一直亲近阿拉伯国家,可是最近几年它开始同以色列频繁接触。首先是从‘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入手,对俄罗斯来说是指车臣问题,对以色列来说是指巴勒斯坦问题。”^①在伊斯兰中心腹地建国的以色列一直视“伊斯兰恐怖主义”为心头之患,尽管巴勒斯坦问题与车臣问题不可相提并论,但很难排除以色列欲借“车臣问题”和俄罗斯联手出击的可能。九一一事件后以色列就搭上了美国的“反恐列车”,将阿拉法特与本·拉登相提并论,进一步巩固了美以“战略同盟”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九一一事件使美阿双方两败俱伤,而最大的获益者却是以色列和俄罗斯。

(三) 沙龙将阿拉法特定性为“恐怖同盟的头目”,西方传媒再次聚焦中东局势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曾公开指责道,“阿拉法特对以色列奉行的是恐怖政策。我们国家的被害人中,约有一半是被阿拉法特直接领导的人干掉的。”他还宣称,以美战略合作关系极为密切,他本人同布什总统私交甚密;以色列境内有100万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他母亲就是在俄罗斯出生的。^②可见,沙龙的这些道白,既披露了以色列与美国,甚至与俄罗斯非同寻常关系的情感因素,又暗示出在反击“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更流露出以色列随时想搭美俄“反恐列车”的政治企图。九一一事件终使以色列“坐收渔翁之利”而成了最大的赢家,巴以和平进程也因此受阻。题为《如何关闭中东大战的大门?》一文也指出,俄罗斯目前对巴以和平事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提供实际和有效的帮助。其实在美国的倡议空转和该地区领导人对美国失去信任的背景下,俄罗斯一方面应当利用冲突期间形成的外部作用真空,劝说巴勒斯坦人停止恐怖活动,另一方面应与中东各国首先是同以色列加强对外经济联系。以色列对俄罗斯采取务实外交政策的原因还在于,“以色列现在居住着100多万操俄语的公民,用以色列驻俄罗斯大使的话说,他们是人组成的独特桥梁,有助于加深俄以战略伙伴水平的关系”^③。因此,巴以和平进程也面临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的严峻挑战。

二

事实上,九一一事件发生后,西方一些政治家、学者与传媒就投入了一场“媒体战”。

(一) 布什总统在九一一事件当天就将之定性为“恐怖主义的战争”

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11日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先将九一一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战争”,事发一周后,他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指出,“9月11日,自由的敌人对我们国家实施了战争行为。”布什总统的这两次讲话可谓“世界反恐总动员”:将复仇目标锁定为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要求塔利班必须交出该组织领导人,关闭恐怖分子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地”,并将恐怖分子及其党羽交付有关

① [法国] 玛丽-皮埃尔·叙布蒂:《沙龙和普京想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载 [法国]《世界报》,2001年9月6日。

② 参见 [俄罗斯] 格·博夫特:《阿拉法特是恐怖同盟的头目》,载 [俄罗斯]《消息报》,2001年9月6日。

③ [俄罗斯]《红星报》,2001年9月6日。

当局处置，否则塔利班将与恐怖分子落得“同样下场”；向世界穆斯林强调，美国尊重“善良与和平的”伊斯兰信仰，美国的敌人只是“一个极端的恐怖分子网络，以及支持他们的所有政府。”而非全世界的穆斯林；恐怖分子袭击的动机是仇视美国的民主与自由、欲推翻亲美的阿拉伯国家现政权、将以色列赶出中东；美国将动用世界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参战，“任何一个继续容留或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都将被美国视为敌对国”，世界各国“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因为，这不仅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旷日持久的战争”，还是“一场全世界的战斗”，更“是一场文明社会的战斗”；美国希望世界各国的态度应该是“打击一个国家就是打击全体”，唯其如此，美国才有可能借反恐之战“把整个世界团结起来”。在2001年9月11日晚间布什发表电视讲话后，由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今日美国报》和盖洛普联合进行的民意测验中，86%的美国被调查者认为这次恐怖分子的袭击是一次战争行动，只有10%的人持不同意见。传媒更是争先表态：“美国媒体刊登的九一一事件后受到伤害的国家和民族尊严的画面，迅速变成了极端的偏见和狂热的复仇言论。在不知敌人是谁、敌人在何处的情况下，媒体发表了大量的复仇言论，要发动一场世界性的报复战争。第一个报复对象是阿富汗，第二个则是伊拉克。”^①美国传媒散布的复仇言论凸显裸露、血腥，《国家评论》总编辑里奇·劳（Rich Lowry）于2001年9月13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看法认为，“美国激发的愤怒是正义的，这种愤怒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力量。那些支持本·拉登或支持他这种类型的人的国家，有必要让他们感到痛苦。解决问题的部分方案就是部分地捣毁大马士革或德黑兰，或其他可疑的城市”^②。2001年9月11日，美国前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通过美国有线新闻网指出，“对于这些人，只有一种对付办法，你必须杀死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卷入这件事。”《纽约时报》载文解释冷战结束后其他民族对美国的怨恨为“这场恐怖行动源自宗教狂热主义、跟不上全球化的落伍者的愤怒、对西方文明、文化价值的厌恶和全球化时代的绝望者。”“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和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许许多多方面受到世界的嫉妒。因此，它很容易成了人们袭击的对象”。^③专栏作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在2001年12月9日《纽约每日新闻》撰文表示：“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寻找直接参与这次恐怖袭击的具体人员。我们应该入侵他们的国家，杀死他们的领导人，把他们的人民驯化成基督徒。”这些充斥于大众传媒上的言论“都会令美国人和阿拉伯人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感到极端愤怒”。^④

不可否认，布什总统的“世界反恐总动员”所暴露出的问题值得反思：首先，美国的外交政策需做全面反思与适当调整，这也是九一一事件后一些西方学者和政要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如加拿大大学者詹姆斯·罗恩认为，面对“巴勒斯坦人欢庆九一一自杀性事件的可怕场面”，应委派一个由学者、政界人士和人权专家组成的高级委员会检讨美国的外交政策，且坚信“仅仅这一点就大大有利于改变国外视美国为单边主义恶霸的普遍观点。”^⑤美国学者比勒指出：“美国最有效的反恐怖措施就是消除地区问题萌芽的健全的外交政策。”^⑥其他一些人则认为，“美国人也许不愿考虑他们的外交政策是怎样招致这种仇恨，以至于在几个小时内使数千平民罹难。但是在中东的许多人都恳求他们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⑦因此，有人强调，“虽说恐怖活动令人憎恨，但是在对阿拉伯世界的姿态和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上，可以说这起恐怖事件再次向布什政府提出了疑问。”^⑧事实证明，执意拒绝对美国

① 李希光著：《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② 同上书，第285页。

③ 同上书，第187页。

④ 同上。

⑤ [美国]詹姆斯·罗恩：《自我批评的外交政策可能加强美国的安全》，载[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2001年9月24日。

⑥ [美国]比勒：《恐怖事件对美国政府的导弹防御设想构成打击》，载[日本]《朝日新闻》，2001年9月12日。

⑦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1年9月13日。

⑧ 布施广：《恐怖事件使人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怀疑》，载《每日新闻》，2001年9月12日。

外交政策作全面反思与适当调整的布什及其同党，在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战争”中，不仅深陷伊拉克恐怖泥潭而不能自拔，还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惨败收场；其次，不要将反恐战争扩大升级为“文明战争”，这既是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一些西方人士所担忧的，也是后来不幸酿成伊拉克恐怖泥潭的导火索之一。基辛格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一周内就曾告诫说，“美国及其盟国必须谨慎从事，不要把这项新政策表现成西方同伊斯兰两种文明之间的一场冲突”。“美国应该修改其外交政策，来消除导致产生恐怖主义的愤懑情绪。当然，美国应该不断研究它的政策。同伊斯兰国家的良好关系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①但基辛格的劝诫非但未被布什总统所接受，更不幸而言中，甚至在九一一事件发生5周年之际，布什还宣称要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继续斗争，“为文明而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美阿矛盾，人为制造两大文明间的对立，尤其将恐怖主义和特定宗教、民族与文化相联系，势必会殃及地区和平并影响世界和谐。

需要指出，经过西方传媒的精心炒作，布什总统的“世界反恐总动员”却为白宫重塑“美国形象”、调整美国对全球战略立下了功劳。其最明显的战绩是，“一超独霸”的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受害者，且赚足了世人的同情心，布什总统当仁不让地成为“全球反恐总指挥”，且发布了军事打击阿富汗的作战命令。随后，世界众多传媒普遍认为，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将会改变世界秩序、引发暴力升级：埃菲社马德里2001年9月12日报道：“美国今天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将改变世界秩序的前途，而且马上会招致布什政府的一次武力回击，甚至也会引起一次暴力升级”；《阿贝赛报》认为“恐怖主义的威胁已经是一场世界性的进攻，因此就应该对恐怖主义和那些纵容恐怖主义的国家进行绝对的打击”；《法兰克福汇报》2001年9月11日刊登短评《宣战》认为：“这些轰炸不只使美国，也使西方文明社会面对不再认为是可能的暴力逐步升级。”

（二）西方传媒互相呼应：本·拉登被判为最大嫌犯和追捕目标

据悉，北约于2001年10月4日通过了支持美国针对九一一事件所采取军事反击的8项举措。基辛格在当日也公开表示，“九一一事件后最具戏剧性的变化是欧美关系，表明至少在一些问题上需要共同行动。”事实上，北约盟国不仅大力支持美国的“反恐”军事行动，还与美国传媒一道，将九一一事件最大嫌犯本·拉登树为“绿祸”的典型，反复播放本·拉登头像与双子座楼倒塌交错的画面，趁势渗透“伊斯兰恐怖论”。亦即，西方传媒使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成为全世界关注焦点的新闻炒作也为后发的“恐伊症”的肆意蔓延全球作了充分的造势准备。日本的吉野藏一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时代曾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情报机构一起，暗中向塔利班提供武器和资金等。但冷战结束后，美国却公开指责塔利班的恐怖行为，并对它进行制裁。因此，“本·拉登—塔利班—巴基斯坦”这个三角也和阿拉伯国家的反犹太主义运动相呼应，使那里形成了西方国家难以插足的地区。巴基斯坦有学者也披露，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主要目标是打败苏联，为实现此目标，美国招募了许多在本国不受欢迎的阿拉伯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到阿富汗参加宗教战争，最终美国成功地利用了这些圣战勇士打败了苏联，但随后美国便对他们弃之不理。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后中亚及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再度开始关注阿富汗，阿富汗境内对美国人的仇恨正是在这期间产生的。由于当年遭到美国人的抛弃，那些仍留在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对美国无比仇恨，这种仇恨胜于当年对苏联的仇恨。过去西方曾把他们看做圣战士，而现在他们却被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或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媒体也基本上是跟着这种说法来形容他们。可以说，本·拉登及其同伙由昔日抗苏的“圣战士”落魄为反美的“恐怖分子”，是美国霸权主义者利用本·拉登及其同伙的伊斯兰认同使然。但是，在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尤其在美国及其盟国主流传媒大张旗鼓的造势中，本·拉登却被判为九一一事件的最大嫌犯和主要追捕对象，而美国却堂而皇之地成了审判者、甚至行刑者。

^① 亨利·基辛格：《一场战争可以使未来摆脱恐惧》，载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1年9月16日。

可见，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由怀疑基地分子所为到推断本·拉登策划，并判定塔利班助暴，进而锁定阿富汗和伊拉克为军事打击目标，由此美英联军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至今，本·拉登成为全球媒体出镜率最高者。更出乎布什总统预料的是，本·拉登一直逍遥法外，而布什自己却落得与本·拉登共同成为“全球最危险的两个人物”的尴尬下场。

（三）西方传媒竭力渲染由九一一事件造成的各种损失，将美国逐步推上人道同情的“巅峰”

九一一事件后，西方传媒竭力从美国的经济损失与其公民的家庭悲剧中发掘世界性的灾难意义，宣称此事件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的一切，甚至全球从此步入“世界大战时期”。如法新社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英文报道认为，“美国金融中心的腹地今天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给原本已经在衰退边缘徘徊的脆弱的美国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伦敦《金融时报》股票指数收盘时下降了约 5.7%。欧洲市场上交易的美国股票受挫。微软公司的股价下跌了 9%，美铝公司的股价则下跌了 6.7% “由于史无前例，因此很难估计 9 月 11 日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但在短期内，或许可以简单地通过袭击事件的 3 种主要后果对此事件进行评价：对国际支付体系和国际清偿能力造成的影响；袭击事件导致人力与物力资源损失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事件的发生及后果对消费者和企业行为造成的影响。”^① 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网站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表《爆炸使美国经济陷入瘫痪》一文指出，美国外汇交易市场于当日关闭，巴黎证券市场暴跌了 7.4 个百分点；石油交易商把赌注下在美国将对中东地区的某个目标进行报复上，这种心态又将原油价格推上了 9 个月以来的最高点；保险业损失惨重；因取消了全美国所有民航航班，航空业每天的损失将以数亿美元计算，旅游和航运业蒙受巨损……西方传媒在播报各种世界性经济损失之际，又强调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对立所带来的精神损失：“在发生了 9 月 11 日的袭击事件以后，美国人已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地缘政治优势。”“俄罗斯人已经离开阿富汗，但是，特别是自赢得海湾战争（1990~1991 年）以后，美国人却陷入了一种越来越深的矛盾之中：美国既要支持以色列，又要支持阿拉伯国家，特别是要支持一些年来一直资助敌视犹太人和西方人的伊斯兰极端派组织的沙特阿拉伯”。^② 一名美国外交官说：“如果布什总统在电视上说，我们要捉拿恐怖分子和那些包庇他们的人，这意味着许多人会遭殃。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是理所应当的……但我们的政策会产生巨大影响，许多人已因他们所认为的我们的傲慢而吃了许多苦头。”对此，许多穆斯林则认为，“通过一连串的军事干涉、美国主使的政变和高压手段，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政府成了美国的盟友——但它们的人民却成了美国的敌人。这使许多人确信，尽管美国鼓吹正义和民主，但它遵循的却是双重标准”。^③

事实证明，由于西方传媒，尤其是美国主流传媒对九一一事件所致各种损失的蓄意渲染，使美国反恐同盟迅速扩大，对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不断攀高，并将美国逐步推上人道同情的“巅峰”。但美国却借“反恐”之名谋取全球霸权利益，践踏了国际公约及其原则，也辜负了世界民众的同情和善意。

（四）“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

九一一事件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他武断地判定儒伊文明联手将构成对世界最大的威胁，并将西方传媒所臆造的“黄祸”与“绿祸”逐步升级为美国面临的“潜在敌人”与“现实的敌人”，^④循着先树敌、后罗织“罪名”的逻辑思路推导出下列论断：一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甚至势不两立的冲突；二是穆斯林生来就“好战，不相容”，“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再加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人口膨胀、缺乏核心国家、被边缘化等因素的整合作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对立日趋激烈；三是悍然确立“文明冲突”的主战场在阿拉伯—伊斯

① [西班牙]《国家报》，2001 年 9 月 19 日。

② [法国]伊夫·拉科斯特：《新的地缘政治格局》载 [法国]《费加罗报》，2001 年 9 月 14 日。

③ [美国]理查德·布德罗：《超级大国的悲哀与因果报应》，载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1 年 9 月 13 日。

④ 塞繆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82~283 页。

兰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九一一事件后,白宫先将本·拉登定为最大嫌犯,又将阿富汗和伊拉克判为全球“反恐主战场”,继而针对塔利班、基地组织,以及萨达姆的“恐怖罪状”展开军事打击。可以说,布什政府的“反恐行动路线图”与亨氏“文明冲突”论的逻辑思路彼此呼应、惊人吻合。我们不得不承认,亨廷顿的学术观点已如此绝妙地演绎为美国霸权政治的“方略”、甚至全球战略的“圭臬”!从某种程度说,九一一事件不是西方与伊斯兰世界间的一场“文明冲突”,而是西方传媒倾力而为的一个“泄愤之作”,也是西方霸权语境中的一场“文明冲突”。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再到西方传媒鼓噪的“世界大战”论,折射出美国寻求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开战理由的这一根本动机,凸显了美国借“反恐”之名谋世界霸权之实的舆论背景。

(五)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成为国际传媒的关注焦点

当人们反思在美国发生的九一一事件的同时,国际传媒也将关注焦点投向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如法国《世界报》2001年10月3日发文谈海湾国家艰难处境问题——既怕得罪伊斯兰世界,又怕得罪美国,拒绝重犯海湾战争时卷入军事联盟的错误。同时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与九一一事件间的内在关联。据美国战略预测公司2001年10月9日发表题为《“站在我们一边,或站在恐怖分子一边”:阿拉伯国家政府进退两难》的文章认为,全世界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在政治上也将变得十分危险。”“像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政府这样温和的政权和像沙特阿拉伯的沙特王室这样保守的统治者现在都面临激进主义浪潮日益高涨的危险。”可见,国际传媒在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中,也开始关注巴以冲突与九一一事件的内在关联;担忧那些亲美的阿拉伯国家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处境和命运;由巴勒斯坦民众庆祝九一一事件而倍加关注阿拉法特的政治抉择——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事实是,沙龙乘势搭上了美国的“反恐快车”,而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进行大规模“定点清除”、围困阿拉法特,并彻底断送其政治生命,终使“欢庆九一一事件”的巴勒斯坦民众在全世界一致“声讨”恐怖分子和“同情”美国之际付出沉重的代价。其实,阿拉法特的饮恨而终、萨达姆的大闹公堂及内贾德的强硬抗争,又折射出中东政治强人与美国相抗的当代史,而沙特、埃及和约旦的领导人因亲美而陷入矛盾与尴尬当中,九一一事件使全球穆斯林处于“被审”的窘境、中东政局更加动荡不宁,整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均被此次事件程度不同地推向了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

总之,九一一事件让“一超独霸”的美国“撞上了”冷战结束后“树敌”的重要契机,基于能源、地缘与文化的诸多考虑,本·拉登不仅成为九一一事件最大嫌犯,也成为所谓“好战而恐怖的伊斯兰”的符码,进而将“与本·拉登有关联”的阿富汗、伊拉克锁定为复仇目标。美国传媒在竭力发掘九一一事件灾难的世界性意义中赚得全世界同情,并为布什政府成功营制出借“反恐”来“谋霸”的有力国际舆论,“反恐战争”这一词组高频出现在国际传媒上,但“这个在斗争的第一阶段有利于号召公众支持的词组或许符合总统的政治利益,但对在主流穆斯林中赢得人心、阻止‘基地’招募新成员非常不利”^①。因此,继2006年底英国官员叫停“反恐战争”提法后,约瑟夫·奈又于2007年2月呼吁“反恐战争应该休矣”,对西方传媒在九一一事件报道上的失当之举提出委婉批评。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美国]约瑟夫·奈:《别提反恐战争了》,载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站,2007年2月8日。

Re-surveying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A Dissection of the U. S ' s Counter- Terrorism Strategy (1 of 2)

Ma Lirong

pp. 5- 10

Since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a great deal of the facts have proved that based on the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energy geography and cultu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th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of the event to define the "green menace" as the "ingined enemy", which potentially accords the real demand of the U. S for hegemony in the name of counter- terroris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defined the U. S. military operation of revenge as the "battle of the world" and even as the "battle of the

civilized society", and divided the world by "whether stay with us or stay with the terrorists", hoping that the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would think that "attacking one country is attacking the whole" so that the whole world could be united. In order to assort with the government's counter- terrorist strategy, the U. S media have carefully created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s by disinterring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and playing up the news topic of "changing everything".

China' s Strategic Choice for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outh Africa (1 of 2)

Yang Lihua

pp. 11- 16

Under the situation of glob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diversity, conferring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ing powers are playing an unneglectable role in building the worl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der, which is prov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outh Africa cooperative relation. Since the diplomatic relation were established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for nearly ten years, the bilateral common understanding has been deepening and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economic mutual benefit and international mutual assistance is forming. From enhancing understanding to deepening perceptio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have extensive common stance and cooperative basis on their own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policy and in meeting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very effective consulting mechanis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two sides. China- South Africa relation will go mature and stable in the future.

Afrikaans' Land Conception and Their Colonizing South Africa

Sun Hongqi

pp. 29- 34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as the most powerful colonialists of the world then, the Netherlanders occupied first Cape and then to the east the whole of today's South Africa, during which the Netherlanders became Afrikaans and the owners of almost all South African lands with many high-

sounding reasons. This paper mainl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land cognition of the Netherlanders colonialists and their practice in colonizing South Africa, to reveal the colonialists' mental process of colonizing South Africa and spoiling the land of native people.